老莊政治思想體系的再發現

——蔡著「老子的政治思想」「莊子的政治思想」（藝文印書館）（牧童出版社）讀後

黃俊傑

先秦諸子中生平事跡之最隱晦而不易考索，思想體系之鬱而不發，最難於論斷者，殆無過於老子與莊子。關於老子其人及其書的問題，學界前輩聚訟紛紜，而迄無一圓融無礙廣爲人所接受之結論；至於老莊政治思想之內容，則尤言人人殊，各種衝突對立之說法雜然紛陳。或以爲：「老子書中之政治思想，換辭言之，乃是聰明人玩弄愚人之一套把戲而已，外此更無有也。」（見：錢穆「道家政治思想」，收入氏著「莊老通辨」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年出版，頁一二五）；或以爲老子係公開地主張「愚民」，開道家反智論之先河（見：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的政治傳統」，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出版，頁一〇——一一）或以爲老子之「愚民」乃是把修之於自身的德推之於人民，絕無輕視人民之意。（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八年，頁三五三）後說與前二說相去不啻萬里。至目前爲止，學界對老莊政治思想尚無一致之看法，在此種情況下，蔡先生這兩本書是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在老莊政治思想的研究上，這兩部書也提供許多具有原創性的貢獻。

這兩本著作發表的時間前後相距六年，但作者論述之主題與分析問題的主要架構，則是前後一貫，首尾呼應的。作者論述之主題是老子與莊子的政治思想；而其分析老莊政治思想的出發點則由「道」的觀念始。在「莊子的政治思想」一書中，作者認爲，「道」是莊子政治思想的重心，道的呈現略近於近代所謂藝術心靈，但着重在實際人生之上。莊子崇尚自然之美，寓爲於無爲之中，求政治及生活之藝術化，在藝術的政治觀之中，承認萬物之平等，崇尚絕對之自由。人的本質在「和」，故能通物我，化矛盾的對立爲和諧的統一。（原書頁二三）莊子理想中的政治並非愚民政治或無政府主義，而是智慧與藝術創造合一的人間世。作者對老子政治思想之闡發，亦自「道」的觀念契入，作者指出老子的道略可分爲形上的道、規律的道及聖人的道三個範疇，但因老子爲人生而立命，故他的「道」均落實於聖人的道之上。「道」的特質在「和」，「和」是「常」的充要條件。老子書中的「聖人」是內聖外王的典型，是理想的統治者，此理想之統治者守「道」，以「和」治人化人。老子外王理論之根據乃在「無爲而無不爲」的妙道，而道」之特質在「和」，故「和」者無敵，以「和」取天下。老子理想中的國家與社會，乃是一種文化的國家、德治的政府，由此而落實爲一種藝術性的「和」的社會。以上係作者論老莊政治思想之概要。

作者分析老莊政治思想之異乎前賢之處，乃在於以「和」之觀念通貫莊學及老學之思想體系，並指出老莊政治思想中藝術精神之特質。固然，此一看法徐復觀先生已先蔡氏而發之（見氏著「中國藝術精神」第二章；「中國人性論史先秦論」第十一、十二章），但特就政治思想之立場以闡釋此一見解者，當以蔡先生爲最澈底，這點無疑的是作者在老學及莊學研究上的重大貢獻之一。作者析論老子及莊子的政治思想皆以「道」的觀念爲起點，因爲「道」是老學及莊學重心之所在。而因老子及莊子的「道」皆以「和」爲其特質，故舉凡莊子「無爲」的說法、自由與平等的主張、「順」與「化」之觀念、理想國家之設計，老子內聖的學說、外王的理論、「聖人」的角色、及其國家社會觀皆與「和」的概念有不可分之關係。作者在兩書之中皆隨處發揮此一看法（如「莊子的政治思想」，頁九八；一二〇——一二三；「老子的政治思

想」，頁一二一；七〇），並指出由於「和」的精神之貫注，使老子與莊子藝術的政治觀中表現出和諧、同一、圓融之特質，此爲老莊政治思想之可貴處，亦爲中國精神本質之所在。（見兩書之結論部份）兩書皆由「和」的思想這個觀點對老學及莊學之內涵重作闡釋，此爲兩書的一大貢獻。

由於作者係從以「和」爲特質的「道」之基本概念出發來對老子及莊子的政治思想作全面性的觀照，故每能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此又爲兩書之一大長處。例如：前賢言老子政治思想其辭皆若有憾焉，以爲老子所主張者乃「愚民」政策。作者於「老子的政治思想」一書中針對此說而一舉廓清之，作者認爲「愚」正是老子刻意以求的境界，所謂「將以愚之」（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五章）正是要使百姓同登於聖人的「愚」的境地，上下同愚，同歸於大順，與民同樂，此正是德治的政府，絕非愚民（原書頁一四二）。作者此種看法證之以老子書第二十章「我愚人之心」一段文字當有其可信性，老子書中之「我」多係指統治者，是統治者本身亦以「愚」爲其追求之境界，故通說以爲老子倡愚民政策，誠不免有所誤會矣。除上舉此例之外，作者在兩書之中，發揮新議極多，如在「莊子的政治思想」一書中辯莊子非放任之思想家（原書頁四七）、論莊子不用權謀（原書頁一一四——一二〇）；及在「老子的政治思想」書中，駁日人加藤常賢氏以爲老子書中之「聖人」係指民間之 Shaman 並以爲「善人」是「柔弱人」的說法（原書頁九十，註六及頁九十一，註一〇），駁梁啓超氏對「在宥」與「無爲」之解釋（原書頁一三六，註二七）……各節，皆可圈可點，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綜觀兩書之內容，作者治學謹嚴，絕不盲從舊說之性格躍然紙上，如莊子政治思想書中駁朱子（原書頁一〇八）、蕭公權先生（頁七〇，註十六）及胡適之先生（頁七〇，註十八及頁一二七，註五八）的看法各節，俱見作者見解之超特與用心之縝密。

作者論述老莊政治思想所循之途徑殆與晚近以來歐美思想史家所謂「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之研究方法暗合。作者從老莊政治思想中「道」的觀念開始，分析老學與莊學中各個「單位觀念」（unit - idea）如「無爲」、「自然」、「順」、「化」、「和」、「聖人」……等，並指出各個「單位

觀念」之間的關係。此種分析方法的應用，乃使作者對老莊政治思想體系之內在結構能作極爲清晰的把握，並作極有條理的展現，兩書之長處在此。然而長處所在，短亦伏焉。縱觀全書，作者於老莊政治思想與其時代之交互關係一節頗爲忽略，此點論述方法上之限制乃構成爲兩書最大弱點之所在。作者明白宣稱其研究政治思想之立場云：「任何思想的發生，都有其時代背景存焉；不論是正面的建設，或是負面的破壞，都不能脫離現實環境的影響，政治思想尤其如此。」（莊子的政治思想，頁二八），在此種基本立場之上，作者又認爲「莊子主張自然無爲，也可以說是針對當時思想環境的一種反動」（同書，頁四八）；又說外王理論是老學精神之所在（老子的政治思想，第六章，尤其是頁一〇七）。但通覽二書，作者對老莊政治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其與時代之交互影響未作充分之交代。例如作者指出老子書中的非戰思想「是針對當時那種『相斫』的局面所生的反響」（老子的政治思想，頁三九），但是老子書的時代「相斫的局面」如何？作者則未有詳細之說明。春秋時代見於記載的大小戰役達壹仟貳佰餘次，戰國時代戰爭共肆佰陸拾餘次，而論武器之精良、戰略戰術之進步、動用兵員之人數……戰國時代均遠非春秋時代所可比擬（參考：李玄伯先生，「春秋戰國戰史」，收入氏著「歷史的剖面」頁一二一——一三八；Hsü Cho-yün,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p. 28, 30, 33, 39；勞榦，「戰國時代的戰爭方法」，史語所集刊三十七本，下册，頁四七——六三），作者於論述老莊政治思想之同時，如能隨時摘取學界對先秦古史之研究成果比而論之，則其論據當更能引人入勝，亦較具說服力也。以上僅舉一例以概其餘，實則二書之中此類限制所在多有，此種限制就老莊思想體系本身之分析言固不足爲作者病，然與作者所揭示研究政治思想之基本立場終有未洽，亦不免成爲兩書之缺陷矣！

其次，就兩書分析老子及莊子政治思想體系之架構看來，兩者十分類似，兩書皆自「道」之觀念始，分論老莊之內聖與外王學說（如莊子的政治思想第四、五、六章；老子的政治思想第五、六章），終則歸結到老莊之理想社會與理想政治，架構之相近似，一若老學與莊學無差別者然。但是作者明言：「老莊兩人由於個性及諸種條件的不同，其思想亦有很大差異

，此種距離常被忽略。……概括言之，老子較重人事，趨於外王的工夫；莊子則主張天人合一，偏重天道，又歸之於人事，重在全德的內聖工夫。老子道法自然，莊子道卽自然。」（莊子的政治思想，頁六九，註一）讀者不免由此滋生疑問：如此類似的架構是否能够圓融無礙地解釋面貌如此不同的老學與莊學思想體系？作者亦强調莊學並非老學之再解說（見：莊子的政治思想，頁六），既如此，則兩書分析之架構以及章節之安排似皆應有較大之差異。

除了以上所舉兩項關乎全局的大問題之外，尙有若干小疵在焉，誦覽之餘終覺未洽於心，亦有必要提出討論並就教於作者。

關於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是否具有自由與平等的觀念之問題，作者始則說：「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中，最缺乏自由與平等的觀念，先秦諸子百家以及其後的思想大家，均在聖君賢相上兜圈子，扼殺了個人的自由與平等。」（見：莊子的政治思想，頁七五），終則又云：「在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諸如儒、法、墨等，都有關於平等的主張，而莊子的學說却自成一家，這是值得研究的。」（同書，頁九四）論點前後互相矛盾，且相去絕遠。就評者所見，莊子齊物之論旨、在宥之主張，皆所以追求個人心靈上大自在的境界，與自由與平等之義殆名異而實同，作者前說（同書，頁七五）恐有待於商榷也。

關於老學與莊學之評價問題，作者在兩書中所言頗而出入。作者在「莊子的政治思想」一書頁六云：「……無論就學理或學說的重點而言，老莊之間實有很大的差異存在，不容含混，而且莊學往往比老學深遠，這種區別往往爲一般學者所忽略，連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也說『老學深遠』，這是有待商榷的」，明言莊學較老學深遠，但作者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一書中又以爲老子的「道」是「思想上的大發明」（頁五〇），推許老學之藝術精神爲「中國精神之本質，也是中國人的最大成就」（頁一五二），此種論點上之前後不一致，或係作者治老莊之學，時間不同（兩書出版前後相距六年），進境有別，所見自然互異也。

此外，作者引書方式間有可商者，例如莊子的政治思想一書頁一二四，註九轉引古今圖書集成所引朱子評老莊之語，而未直接引朱子原書，似有欠妥。且朱子之學規模閎濶，朱子評佛老及老莊自有其哲學理

由在，朱子學合本體與現象爲一，而老莊區分「道」與「德」，別異「有名」與「無名」，此爲朱子排擊老莊之根本原因（關於這一點，參考陳榮捷先生在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宣讀之論文 "Chu Hsi's Criticism of Taoism" 原文尚未刊印，其提要刊於 Sung Studies Newsletter, 8, p. 15-16）。是故作者指責朱子「不善讀莊子」「惡言攻訐」（頁一〇八），容有未盡妥洽，作者殆以莊學之立場評朱學歟？尤有進者，作者在原書頁一〇八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之朱子語，似不見於朱子語類，亦不見於朱子四書集註及四書或問，如此則直接引用原書出處當更有其必要也。再如「老子的政治思想」一書頁七——八，註一，作者檢討晚近以來社會科學論政治權威形成之理論，僅列舉其人名學說，未見詳舉書名及頁數，作者認爲 A. R. Radcliffe-Brown 氏之說「最爲有效」（原書頁八），亦未說明理由，此不免於疏漏矣。此外，老子的政治思想一書頁三〇，「庚楚楚」，應爲「庚桑楚」，係手民誤植。

總結以上所說，作者這兩部著作雖不免於若干瑕疵，但其致力於老莊政治思想體系之再發現，則無疑的已獲致可觀之成就。作者在析論老莊政治思想之時，所特意肯定者乃是老學與莊學中「藝術的生命情調」，以此爲中國文化中極可寶貴之精神遺產。作者指出「近數十年來的政治學者却鮮少作價值判斷，更遑論道德的抉擇，這確是一項缺憾。」（見：老子的政治思想，頁二）近來亦已有若干學者針對此一缺憾提出深刻之反省，如 Edward A. purcell, Jr. 的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exington: Univ. of Kentucky Press, 1973) 即指出二次大戰以降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所盛行之「科學的自然主義」的研究趨勢實足以對民主政治構成威脅，其意與作者之看法若合符節。而作者這兩部著作之重要貢獻正是在於彰顯老莊思想中藝術的生命情調，肯定並發揚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